

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彙編

三禮研究

耿素麗 胡月平 選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彙編

三禮研究

耿素麗 胡月平 選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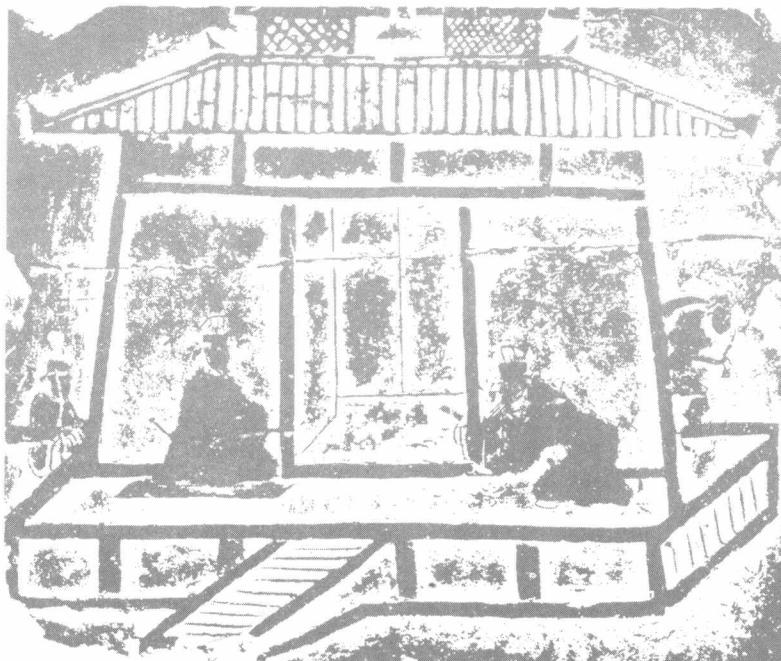


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目 錄

周禮類

古周禮公卿說	劉師培	一
柏拉圖理想國與周官	張其昀	四
「周禮孝經演講義」後序	問 琴	三一
周禮政銓	但 煦	三八
周禮行於春秋時證	陳漢章	九四
周禮鄭注方丘祭崑崙北郊祭神州說	劉紹寬	一〇五
周官聯事考	王鏡第	一一一
「周禮」司法制度考	魏運五	一三〇
考古記磬制的研究	瓠 蘆	一四五
周代官名略考	楊筠如	一四八
模製考古記車制記	羅 庸	一五六

「周禮」上之鄉遂自治制度考	魏運五	一六一
---------------	-----	-----

三樂說(周禮太師)	顏虛心	一九〇
周禮上賦稅法的研究	薛念梅	一九九
周官六官沿革表	敖士英	二二〇
周禮上的田制問題	薛念梅	二八八
周禮五史辨	黃雲眉	二九九
周官著作時代考	錢 穆	三〇七
職方定本附章句芻說	王樹民	四一七
職方冀州境界問題	袁鍾姒	四一九
馬鄭序周官之謬	呂思勉	四二一
周禮中的鄉治制度	李承祥	四二三
釋祧	吳承仕	四二九
王有五門二朝考	馬宗炳	四三一
詩經、孟子、周禮上的中國古代田制及稅法		

(日) 森穀克己

四三八

- 周禮所述之司法制度 陳顧遠 四五七

- 讀周官職方 顧頡剛 四七七

- 孟子旁通禮記考 龔權 四八三

- 程瑤田「桃氏為劍」考補正 商承祚 四八八

- 「鍾搢」、「鍾隧」考 馮水 四九一

- 周禮三大祭樂申鄭 冒鶴亭 四九八

- 畿服辨 朱世澂 五〇二

- 從社會制度及政治制度論周官成書年代 蒙文通

- 寄宦雜識・讀周禮劄記 劉詠濤 五〇八

- 論周官成書年代 熊子真 五一八

- 周官徵古敘 姜忠奎 五六六

- 周禮秋官上服下服說 劉道龢 五二九

- 周官左傳中之商業 蒙文通 五二九

- 鄭注周禮易字舉例 李源澄 五四三

- 從周官觀其時社會 柳诒徵 五四七

- 書孫氏「周禮正義」後 曹元弼 五五三

- 周禮正義答問 胡玉緝 五五五

- 籀庼先生撰集禮書三種跋 胡玉緝 五五六

- 籀庼先生撰集禮書三種跋 胡玉緝 五五六

孫仲頌先生之周禮學 任銘善

五五九

- 周官中的人口查計制度 潘光旦

五六一

儀禮類

- 覆友人論喪服書 勞乃宣

五九一

- 禮經纂疏序 曹元弼

五九五

- 為人後者其妻為本生父母服辨 馬其昶

六〇九

- 為長子服辨 馬其昶

六一一

- 庶子為其母黨服辨 馬其昶

六一三

- 「儀禮」喪服斬衰三年章通義 鍾秀崎

六一四

- 降服三品說 吳承仕

六一五

- 跋館藏明弘治本經禮補逸 辰伯(吳晗)

六一二

- 程易疇儀禮經注疑直輯本序錄 吳承仕

六一二

- 喪除立後追服議 金天翮

六二二

- 喪服概論 章太炎講 潘景鄭筆述

六二三

- 嫁娶之時鄭王異說平議 王公賢

六二六

-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者對於喪服應認識的幾個根本觀念 吳承仕

六三一

- 「儀禮」喪服經文釋例 錢玄同

六三八

- 儀禮士冠禮、士昏禮「側尊」與玉藻所言側

六三四

尊是同是異辨 陳耀鳩 ······

六六八

讀喪服經傳舊說後記 李源澄 ······

六六九

儀禮向位解 錢玄同 ······

六七四

禮經哲學研究之發凡 李翊灼 ······

六九六

喪服依開元禮議 章太炎 ······

七一〇

喪禮今讀記 錢基博 ······

七一六

喪服變除表 吳承仕 ······

七二七

與吳緝齋書 章太炎 ······

七六〇

先配後祖申杜說並論廟見致女反馬諸義 李源澄 ······

七六二

關於『儀禮問題』諸記載的補訂 白維翰 ······

七六六

喪服草案 章太炎 ······

七八〇

喪服總說明書 章太炎 ······

七八八

喪服說明書 章太炎 ······

七九〇

禮經舊說(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
劉申叔著、黃念田錄 ······

七九七

答吳緝齋論喪服書 章太炎 ······

八三二

與沈商耆論喪服書 章太炎 ······

八三六

儀禮今古文異同釋例 許敬武 ······

八三八

中國喪禮沿革 文藻 ······

八五四

儀禮大功章『妾為君之庶子』一節申鄭讀 劉念和

喪服之商榷 許同莘 ······

八七八

饗禮考 許維遹 ······

八八〇

禮記類

王制篇集證 劉師培 ······

九一六

夏小正條考 沈維鍾 ······

九二四

樂記五色義 孫詒讓 ······

九八一

禮運大道之行一節釋義 鄭沅 ······

九八四

禮記注敘 康有為 ······

九八七

學記箋證 王樹枏 ······

九九一

大同學說 廖平 ······

一〇七〇

議院古明堂說 陳焯 ······

一〇八四

禮運注 康有為 ······

一一〇二

夏用青說 章太炎 ······

一一二〇

儒家大同之義本於老子說 吳虞 ······

一一二二

禮記篇目考 王仁俊 ······

一二四

月生於西釋義 汪榮寶 ······

一二三三

八蜡考 許新堂 ······

一二三四

讀禮運	姚永樸	一一三五
阮元明堂論	顧頡剛	一一六八
零星記	高晉生	一一三七
明堂制度與宗教	王治心	一一四〇
明堂通考	楊宗震	一一四二
三事大夫說	林義光	一一五八
儒行大義		一一〇四
館藏批點本『禮記敬業』質疑	魏建猷	一二〇九
『禮記大義』自序	唐文治	一二一四
禮記月令篇是否即明堂月令而鄭注引今月令又為何書考	王公賢	一二一五
禮記王制及周官職方所言封國說之比較	廖平樟	一二三〇
王制職方封國說之不同及後儒之彌縫	郭漢三	一二二三
劬堂讀書錄	柳诒徵	一二二六
禮記學記篇今釋	董文煜	一二二八
思想史上之漢代禮運篇本質與漢代社會的研究		一二四八
金德建		一二五六
『學記』的教育制度與教學法則之剖析	章廷俊	

禮記大學鄭注講疏自序	顧愷生	一二二六
逸周書時訓、呂覽十二紀、禮記月令、淮南時則異文箋自序	沈延國	一二八五
禮記卷頭解題記	錢基博	一二八六
今月令考	蔣維喬	一二九二
禮記大義序	宋慈抱	一二九二
月令的來源考	容肇祖	一三〇五
學記通詮	貝琪	一三〇七
駁金氏五官考	太炎	一三一六
王制疏證自序	吳承仕	一三二二
禮記樂記篇分章法	唐文治	一三三六
大同學說	沈艾蓀	一三三六
禮運扶微	湯元仲	一三五六
禮記祭義篇分章法	唐文治	一三五九
禮運與孔子學說的分析	張學昭	一三六一
小戴禮記補注敘錄	李源澄	一三六七
禮記引得序——兩漢禮學源流考	洪業	一三七二

儒行集解	陳柱	一四〇三
讀書雜錄——讀禮記	沈延國	一四一八
學記之學年	東屋	一四二二
王制叢考	金德建	一四二九
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淮南時則訓、逸周書時訓解異文箋	沈延國	一四二九
《禮記》成書之時代	蔡介民	一四五二
禮運大同篇政治哲學的研究	盧宗墊	一四五七
禮記全經要義	王橋安	一四五九
《禮記》成書時代再考	蔡介民	一四六五
讀『學記』	李行之	一四八三
禮記教學論	蔡介民	一四八四
荀子與禮記所說的『太二』	陶希聖	一四八七
論禮記儒行本周官鄉三物之義	周室闡	一四九〇
讀禮運	王夢鷗	一四九四
禮與太一	夏敬觀	一四九七
禮記鄭氏義疏敘例	龔向農	一五〇二
禮運大同篇五讀	高鴻緝	一五〇七
樂記之篇章問題及所用音樂術語	張清常	
孔子大同小康說之現實價值	李證剛	一五二八
禮運說	方竑	一五三六
月令之淵源與其意義	蒙文通	一五六七
語言中『方名』之虛義	郭紹虞	一六二〇
月令章句疏證敘錄	佚名	一六二二
禮運大同篇溯源	王新民	一六四二
禮運大同小康章文並無錯簡議	李翊灼	一六四五
附大戴禮記		一六四九
禮大戴記編作十四經議	王捍鄭	一六五一
夏小正詞例舉隅	俞士鎮	一六五五
『大戴禮記訓纂』序	姚永樸	一六六一
孔子三朝記集解自叙	李蔭苓	一六六三
『大戴禮記斠補』後記	任銘善	一六六五
帝繫篇校釋	周名輝	一六七一
三禮綜論類		
立廟議	劉師培	一六七七

禮論	吳 虞	一六八一
禮議序	釋 持	一六八九
中國法律生於『禮』	敬庵	一六九一
書秦蕙田『五禮通考』後	章炳麟	一七二三
三禮學制鄭義述	高步瀛	一七二四
談談禮教	繆鳳林	一七六四
三禮名物略例	吳承仕	一七七六
禮制雜說五篇	但植之	一七八四
禮經三論——孔子三世出妻辨	儀禮喪服父卒為母解	一七八八
·昆弟兄弟異同辨	陳 衍	
鄭氏禘祫義	吳承仕	一七九三
原禮	曾運乾	一八一六
三禮名物圖表	錢 玄	一八二六
禮樂一元論	李 濂	一八三七

禮學略說	黃季剛	一八五四	
讀書劄記	儀禮、周禮	程尚川	一八八七
禮之意義及作用	易 心		一八九四
說『禮』	楊向奎		一八九八
禊事不限於三月	竹 厂		一九〇四
中國禮學史劄議	蔡介民		一九〇五
觀堂禮說存商	任銘善		一九四三
三禮名義	靳極蒼		一九五六
原禮	王夢鷗		一九六五
說禮	羅孟韋		一九六八
周代錫命禮考	齊思和		一九七七
論禮樂之起源	羅倬漢		一〇〇七

講壇

禮記祭義篇分章法

唐文治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至無所不行爲第六章。言事親敬長乃孝經廣至德道之義爲全篇宗旨。至孝近王。至弟近霸。此政治家名言。後世誰自祭不欲數至。禱有樂而嘗無樂爲第一章。言時享之義。春露秋霜。君子痛焉。如將見之者。如見吾親之體魄也。懼霜露之浸濡而傷親于地下也。于是悽愴憮惕而祭墓。

致齋于內至而不敢盡其私也爲第二章。言孝子致齋祭祀出于天性。

思字三必有字。曲寫孝子心理。至爲沈痛。生則敬養二句爲全篇精義。

唯聖人爲能饗。帝至已至必哀爲第三章。論文王之祭。唯聖人爲能饗。帝

二句爲全篇綱要。文王足以當之。思死者如不欲生。欲隨親而不得也。

明發永懷。良知也。仁人孝子當平旦之時。必思其親。每思親必默呼其

父母痛已。如欲色然。及樂與哀半三句。想見孝子恍惚之精誠。

仲尼嘗至如是而祭失之矣爲第四章。記仲尼之祭。又推論祭時之志意

容貌。嘗爲大祭。與忌日有別。春秋時質敝文勝。多務外飾。故下文四言

孝子之祭。見祭祀之貴誠恪。

孝子之有深愛者至成人之道也爲第五章。言父母在時之孝。所謂生則

敬養。由事死而轉至事生。見祭時之盡孝。不若生前之盡孝也。

爲大孝。

樂正子春下堂至可謂孝矣。爲第十二章記樂正子春論孝。不知此義亦不得爲孝子之祭。下堂傷足。有形者也。品行失足。無形者也。古語曰。慄

標危懼。若將墮于深淵。懼一失足而下。達致貽父母羞也。

昔者有虞氏。至以尊賢也爲第十三章。論敬老所以教孝。推及于尊賢。強

不犯弱。衆不暴寡。由太學來。可見學校之教以孝爲本。必推之以仁。以

尊天作結。不畏天命。卽爲無忌憚之小人。尙何有于尊賢。

孝子將祭祀至孝子之志也。爲第十四章。言孝子祭祀之誠意。深微曲至。

惟深愛至敬。根極性情者能之。故曰。惟孝子爲能饗親。嗚呼。孝子之事親也。愛多於敬。及其饗親也。愛之至而爲哀之至。皆天性之不容已也。

末二句總結。

嗚呼。祭之爲義大矣。曾子曰。父母已沒。雖欲孝。誰爲孝乎。故孝有不

及。此之謂與。祭者所以補事親之不及。孝子不得已之苦心也。而近人乃以爲迷信。異哉。吾嘗見西人鋪几筵。供鮮花。列蓏果。則尊之曰紀念。及見

吾國人鋪几筵。列祭品。涕泣思親。則斥之曰迷信。何其厚人而薄己。尊人而賤己。豈非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與其良心果安在。與試撫心自問。平居侍奉。虧缺何如。父母屬纏之時。痛心何如。惟有忌日。以爲紀念。此孝子萬不得已之苦心也。如是大禮而欲廢之。苟非禽獸之心。有忍爲之與。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夫厚民德者。所以善國性也。故祭居六禮之一。其義大矣。文王之祭。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何其痛心之至與。吾輩亦人子也。何忍忘其父母與。夫祭禮而可廢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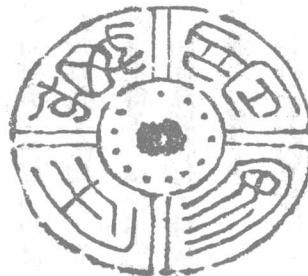
余嘗爲祭義章句。尙未印行。特將分章次第錄示諸生文詒記。

——摘自《學術世界》一九三六年

三月第一卷第九期

禮運與孔子學說的分析

張學昭



(二)

禮運是禮記中的一篇，按着小戴所編的次序屬於第九。至于這篇東西是爲誰所作？則歷代史書皆無名文，就是那兩位著名的經學家——鄭康成跟孔穎達——的注釋也只說：

「因爲孔子弟子子游問禮運轉之事，所以稱爲『禮運』。」

他這幾句話，大概根據原文：

「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歎，蓋嘆魯也，言偃在側，……」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

而推演出來的，其實他們這注釋，等於無注，因爲我們一看原文，就懂得是這末一回事了。

這篇東西，雖然被戴聖收在禮記里，可是始終沒有被人注意過，從漢初一直到有清，都是被人冷漠的看待着。

到了宋代，朱子受了佛教的影響，而他又具有儒家的根性，他想維持儒家的尊嚴，並防佛教的侵略，就想出一個調整的方案來，單獨挑出中庸和大學兩篇，同孟子論語放在一起，叫作「四書」，以供人讀。從此歷史上有了「四書」這名詞，而中庸和大學也就特別的獲得了廣大的讀者群。但禮運還不會抬頭。

有清末葉，出了一個康有爲，廣東人，以上書清德宗出名，他的政治主張是：立憲，在經學上他主張今文，醉心公羊。這個派別源于劉逢祿莊存與。康氏則受了王闡運跟廖平的影響，把何邵公抬得極高，大大的講起公羊學來，認爲這是孔子口傳的「微言大義」，有「許多可怪之論」，什麼「張三世」「大一統」……等等，被古文家所非

議的論調，却抓住了康氏的興趣。且爲他自己學派的立場，他想擴大這個學說，偏尋經傳，想找一篇互相發明的文章，于是抓到禮運，他高興極了，仿着朱子的先例，把禮運挑出來，寫了一本禮運注。後來又根據禮運首段，又寫了一本「大同書」，大大宣傳其大同的思想，斷定「大同」是孔子中堅思想。以爲到了那個世界，連夷夏都沒有分別，階級也取消了，人「不獨親其子」，貨也「不必藏于已」了，以至于達到易經所謂「群龍無首」的境界。

當那個時代，康氏長于論文，他的一舉一動，差不多皆能風靡于一時。而一般學者，又因于現社會的黑暗，夢想着一個新的日子，他的學說便適應了這個要求。從此，「大同」在學術上形成了一個專門名詞，發揮其學說者頗不乏人。加之近幾年來，國難日趨于嚴重，對於大同的要求更迫切了；差不多全想藉孔子的聖哲，以開導那些飛機大砲的蠻夷，什麼「內諸夏而外夷狄，內其國而外諸夏」，充分加強了作用。于是著書的著書，講學的講學，康氏的學說也得了一個「不脛而走」的宣傳効力。他們這個辦法，是值得憐憫的，因爲他們都不會細心的研究古籍，便上了康氏的當了。

要明白大同是什麼？必須把它流行原因和被一般人所解釋的內容，作一番解說不可。關於前者，我們已在上文

與以簡單的敘述，此處無須辭費。現在只說後者。

現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大同」，多半是概念式的，實在沒有弄清了禮運的本意。固然禮運上有「父不獨親其子」，「貨不必藏於已」等辭句，若解作「沒有階級父子之分」未嘗沒有片面的理由，但太不顧及禮運的本文了。禮運的標題很明白，自首段以下，差不多都是言的禮，如果這等語句是禮運的中心，爲什麼在末尾幾節中，連影子都難以找到呢？我們雖能理解古書，斷沒有古人自己理解得清楚，這是毫無問題的。所以要明白禮運，還須從它的本身上去研究。而且我們知道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思想，斷沒有超越的；柏拉圖雖云富於幻想，但何曾脫離奴隸社會的背景？試看由大同學說演繹的孔子，是何等的激烈，何等的奇怪？「沒有階級，沒有私產，化除夷狄的界限」，在春秋那個時代，能够容許這樣奔放的思想麼？這太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相似！即令孔子生在現代，也不見得能够容許於國家，他不是坐在反省院裡過日子，就應往海外僑居去了。其實上面所標舉的那三點大同思想，無往而不與孔子學說發生直接的矛盾，這個我們留待以後再說。

不過這還許不能折服一般腐儒，他們全認爲孔子抱有救世的素志，想把世界大同化了，是要達到「無爭」。的

確這是一個漂亮的結論，可惜他沒有立論的根據。第一：要使世界都往大同的道上走，怎末走法呢？是不是須要革命，大大的破壞一番，才真能「貨不藏于已」？問題便在這里！要走上這條道路，還是非用「無政府主義」不可！這不但誤解了孔子的思想，還歪曲了歷史的意義。就是真正的「無政府思想，在歐洲幾國，也各不相同，柏拉圖的理想國，就不同于穆爾的烏托邦，穆爾的烏托邦，又不同于馬恩等著作。這都是受着時代限制的原故。康氏是一個游離分子，他不惜抹殺了歷史的過程，來遷就自己的學說，這並不是一個聰明的辦法。

孔子的思想是最中庸不過的，——不但是孔子，歷代的儒者，都是受着傳統思想的支配的。孔子雖有救世的素願，但他的辦法並不是積極的，而是消極的。所以他不從事宣傳民衆，而「干七十二君」，「周游列國」，企圖各國的元首都放棄了利而行仁政。……爲了這些事情，他曾經「三月不知肉味」，「絕糧于陳」，「畏于匡」。雖然處處碰壁，而他還「三日無君則皇皇如也」呢！拿這些史實，同所謂「大同學說」一比，可知大同不是孔子的中心思想了。倘若是孔子的中心思想？爲什麼這一個孔子，又跟那一個孔子不一樣呢？豈不怪哉？此外還有許多旁証：

孔子是倦倦于魯的，他修春秋以爲祖國宣計傳，什麼

「爲賢者諱，爲尊親者諱」，以及許多春秋的筆法，都不能不算作孔子的思想吧？研究學問，是須要虛心的，不可拘泥於一隅，以此衡量大同，疑問便多了。

(二)

我在上面發了許多空議論，也許還不能把握住禮運的核心？那末，容我們作一個補充吧！今以考證的態度，引幾部古書，再與大同學說對比一下，看看孔子的真意究竟如何？爲了省事起見，不多事徵引——其實也無須多事徵引。下面所引據的材料，都是幾部熟書。歷史曾經告訴我們，孔子刪詩書，贊易，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那末易經，詩經，書經，春秋所包括的，該是他的基本思想了。論語是其弟子記述孔子的言行錄，也比較可靠些。今隨便抄幾節，以爲參考。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易繫辭上）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夫坤天下之至順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系辭下）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

「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說卦）

「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雜卦）

上面所引的句子，差不多都是人人認定出于孔子的手筆，他在這裏告訴我們什麼呢？無疑這都是保守的，不舍

有絲毫破壞性質；什麼「天尊地卑……」不是叫人作挺有禮貌的順民麼？而他更忘不了「君」，差不多處處提到，作何解釋，自可不言而喻。以下我們再看書經，書經有真偽之分，當然我們是要剔除偽古文的。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堯典）

「盤庚五遷，將次毫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序）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太誓）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天之路。……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

，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洪範）

這裏的思想也很和平，除了歌頌功德，差不多都是叫「庶民」守法，「君」在這裏的評價，是很高的。以下我

們再看詩經。關於詩，孔子早有論定：「思無邪」。「邪」是孔子所深惡的東西，「邪」大概就是「淫逸怪異」之類，有背於王道仁政者！在孔子眼里看來，那真非打倒不可的。所以「詩有六義焉」，壞的就風，善的就頌，孔子的苦心孤詣，到處可見。雖然詩經本文，有不少是抒情的，但那是另一問題。孔子是拿他宣傳的，這在詩序上可以証明。風的方面有：

「野有死麋，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頌的方面有：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這裏所引來的，都是有作用的，孔子志在仁政，生在那末一個亂世，有誰聽他的話呢？於是不得不從文字上宣洩了，這就是「退而修詩書」。孔子疾末風，特別對於女

人不滿，什麼「哲夫成城，哲婦傾城」，都是保守的思想。要說他主張「父不獨親其子，……」那未解放的思想，則上面所引來的句子，都無法解釋了。至於春秋他早已聲明，更不必說了。以下再看論語：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學而）

「入則孝，出則弟，」（學而）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太伯）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鄉愿德之賊也。」

「子曰：鄉夫可與事君也哉？……」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子曰：有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均陽貨文）

這里所表現的思想，雖免不了憤激，保守氣味則更為濃重，處處斤斤於忠孝，與易經等書所說是一貫的，縱然國君如何不道，他也不肯打倒他，試看他如何惡「三孫」？還說「爲尊親者諱」，「傷國君有刑」；他只用呼號的態度，使之趨於和平；不但是孔子，即是他的「私淑」孟子，也是本着他的精神以說「齊宣」「梁惠」的。那些百家的學說他也「辭而闢之」，他說：

「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殺其君者有之，子殺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見膠文公下）

這是何強烈的表現？孟子距離孔子的時代不甚遠，且又受學於子思，他的言行，該不會失了孔子的本性，較之大同學說，也是格格不入的。反之，楊墨「無父無君」的思想，倒與現在所解釋的「不獨親其子」等內容，頗有幾份近似；楊墨的思想便同於孔子的思想了，這是多末反常的事！大概誰也知道這是笑話。

易云：「三人占，從二人。」這是不錯的，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認定大同是孔子的學說。否則亦只有歪曲禮運的真實性而已。

（三）

現在我們應該再說說禮運了。若說禮運完全是宣傳的洪水猛獸思想，那也是冤枉的。禮運這篇文章，跟他的題名是很相稱的。全篇所說確都是禮，而且談得很廣，我們研究這篇文章，自然也應以廣的方面出發，若徒斤斤於「大同小康」，是近乎斷章取義的說法；康氏的失敗，即在於此。他因為原文「男有分，女有歸」，不合他的主張，硬把「歸」改成「歸」，而訓「歸而獨立也。」本不值識者一笑，反之鄭氏訓歸爲出嫁，倒與孔子的學說沒有矛盾。

今試把禮運作一次分析：

我們知道古代的儒者，是醉心於禪讓思想的，堯與舜就在這里取得了他的位置。仲尼生當亂世，對於往古特別倦倦，大同所描繪的理想，未始不是對於這種政治的憧憬。雖然話如此說，但對於他的祖國——魯，尤抱着杞憂；所以說：「蓋嘆魯也。」何以歎魯？大概也是由於憧憬三代政治的原因。「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就是這種政治的素描。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或者就是指「家天下」以前的禪讓政治而言。它的含義，絕對不象康氏所解釋的那末奇怪。無非是形容古代政治明朗吧了，按之春秋時紛亂狀態，這個思想的產生，是很合理的。在春秋時代，神州分離成許多國，兵革屢興，那時老百姓所受的待遇，可想而知吧？孟子說：「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兄弟妻子離散」；春秋時代，不見得比戰國好多少吧？故以「男有分，女有歸」，爲禮想，可見都是針對時代而發。如此解說，雖不甚精當，然較之詩書，該沒有矛盾了。我們相信，這或是一個近似解說。

孔子是注重禮的，詩經論語等書都有提到；他所謂禮，就是叫人恢復秩序，守道義，對於一個欺詐風習的社會，這是很須要的，因此，他們對於「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便大大的感嘆了。

復次，一般人皆謂大同是孔子的理想政治，小康是指現在政治而言。孔子企圖由小康以至於大同，這也是康氏的意見。不過我們細察文義，却又不然，乃是由大同以進于小康——小康是指禹湯文武底政績，孔子在當時立說教人，亦每稱道此四賢者，看本文所謂：

『城郭溝池以爲因，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刑仁講讓，示民有常。……』這也是一種滿意的表示。反之所謂「大同」，雖然能「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可是畢竟免不了「庶家狉狉，草木榛榛」，那種不開化狀態，看下文：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攘飲，，齧杼而土鼓。……」

可知這是指原始社會而言。孔子是注重禮的，他必須把社會加以改造，使之「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得之者生。」這是多末重要的話！又云：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

「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禮運）

這都是禮運根本思想。社會不斷的突變，堯舜既沒，社會也跟着變了，所以說「大道既隱」。人類一天天的開化起來，然必須明君臣之義，用禮以範之了，這便是小康，即孔子常說的仁政。孔子意思是：古代生活簡樸，故少鬥爭，後來愈趨愈煩，小康便產生了。這才是禮運的本意。按着一般社會史發展的規律，也是合理的。康氏的解說，是特別的強調了禮運的意見而已。

最後聲明：禮記爲漢儒記錄之書，自然不免有失孔子真象，先儒已有懷疑之矣。程子云：

「禮記之文多謬誤者，儒行經解，非聖人之言也。夏后氏郊鯀之篇，皆未可據也。」（二程粹言卷一）

其實禮運何嘗不如此，若根據此點看來，則康氏的錯誤，更屬易見。

雖然，我們對於大同小康，既作了如此的解說，是不是孔子的思想，還不敢斷定，古書的真假是很有問題，我們不過照着原文立論吧了。但我們相信，無論禮運出於何人之手，也不能像康氏所說的那末奇怪，我們在一、二節中所駁斥的，亦只是駁斥康氏的解說而已。

摘自《河北月刊》一九三六年六月
第四卷第六期

小戴禮記補注敍錄

李源澄

清代經學昌明。新疏輩出。惟禮記一書。說經之家。罕能致力。蓋清儒所持訓詁爲優。詩書儀禮周官爲其所善。若公穀專明條例。禮記多言義理。則其術窮也。昔年在蜀。曾依公穀條例。撰公穀微各十一卷。於傳文略有校正。以傳說傳。傳義已明。見前儒之說。即有是處。亦如無源之水。非能綱紀全書。有條不紊者也。淹留首都。稍究義理之學。以戴記爲晚周儒家義理總匯。心竊好之。時有一得之見。不忍棄置。乃以餘暇。偏注全書。鄭君所未備者。補之所見。與鄭君異者。匡之。大底名物數度之類。純資文獻者。多從鄭君。若記中言喪服者。有例可推。言義理者。思索可貫。似不必株守一家也。而尤詳於政教之原理。思想之變遷。古書之體例。蓋余之注經。寧曰考史。使以經注體例相繩。誠有未合。然凡下一義。必求穿血貫通。不爲陳言所囿。未始非不拘守注疏體制之效也。謹爲概論數條。發其餘義。有道之士。幸垂教之。

一 論禮記輯成時代

禮記篇目。有戴聖所傳爲四十九篇與四十六篇之爭。清儒戴東原錢大昕孫志祖陳壽祺邵懿辰黃以周皮錫瑞等。皆有所論。而所以證明

其說之道。則有未足。余以爲戴聖所傳爲四十九篇。非四十六篇。經典釋文云。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禮記正義引鄭玄六藝論云。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後漢書橋玄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仁傳小戴禮是小戴記爲四十九篇之明證也。異說之起源於陳邵。而隋志與初學記因之。經典釋文敍錄引陳邵說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敍略。而行於世。即今禮記是也。是謂戴記足成於馬融盧植之手。隋書經籍志云。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王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敍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說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馬融。又爲之注。藝文類聚引劉向別錄云。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今在大戴。